

另一種送別。
For HP. Chu

maggie and milly

這首詩初稿完成於2003年3月27日。當時讀到朱樹勳教授在《景福醫訊》撰寫的一篇回顧文章一談他離開母校、前往亞東醫院展開新篇章一心中有感，便寫下這些文字。多年後，於2025年8月重新修潤，終告定稿。

一斜走在棋盤的四方格內
我們依然不遠

我曾可以拾起畫筆，
構築柔和的輪廓與光影。
但當志業向我伸出手來，
我沒有躲避。
我欣然迎上它的挑戰。

人生可以選擇被雕琢，
而對於「心」這件事，
我知道—
我還有許多未竟的可能。

往那失落的缺角走去，
貼近床邊，
我仍要與一個個脆弱的生命同行，
一同磨損，一同等待那最後一刻的靜謐到臨。

華麗的旅程去與回，
友人勸行，以為那是張單程的機票，
可卻，我飛了回來。

故鄉是離鄉的理由
故鄉是回鄉的理由

多少年過去了，
我親所愛所眷的母校故土，
也是今日要告別的地方。

我掬起一把潮濕的泥土，
緩慢而慎重地落下。
滲入其中的，
是沈默的汗水與淚—
的滋養。

斜走於棋盤的格線之中，
母校的影子始終未曾遠離。

我不像中了風的唐國泰，
我仍繼續游我的泳。
水中飄著餘氣的味道，
換氣之際，人們說，
這不免令人感染瘴毒。

但我知道—
死掉的心，可以再活過來。
我的心仍在跳動。
若你願意，
我甚至可以
翻開胸膛給你看。

只是
你們看不出深深一道疤，
那自然是
隱於膚下的。

備註：詩中唐國泰出自侯文詠小說《白色巨塔》。小說描寫醫院政治、專業倫理、權力與人生抉擇。外科主任唐國泰為院長競逐者之一，曾於手術台上突發中風昏厥，成為劇情轉折。本詩承蒙皮膚專科作家蔡文騫醫師指教，謹此致謝。筆者為疫苗研究者。是異鄉人，卻把最長的青春留在台北。喝新舊世界的酒，喜歡新北投的湯與手寫信的墨痕。靠甜食續命；近期最大成就為平定辦公室鼠患。☺